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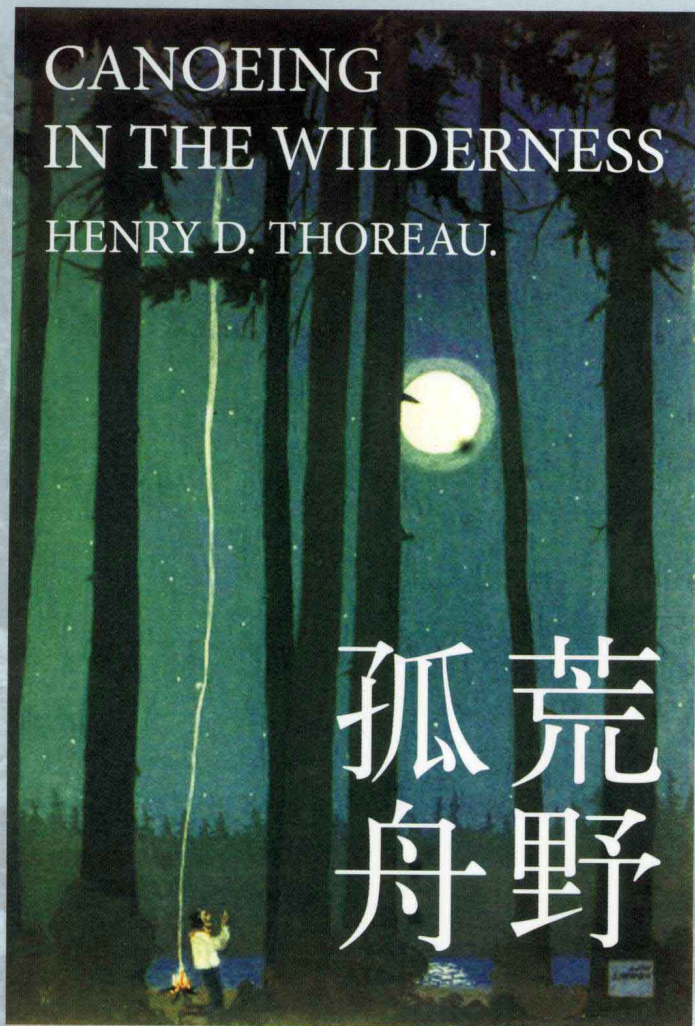


CANOEING
IN THE WILDERNESS
HENRY D. THOREAU.

「美」 大卫·梭罗
杜伟华 译
| 著

在荒野他就像到家一样，
任何地方都是他的客棧。

孤舟 荒野



光明日报出版社

荒野孤舟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杜伟华 译



CANOEING IN THE WILDERNESS

HENRY D. THOREAU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金羊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孤舟 / (美) 梭罗(Thoreau, H.D.) 著; 杜伟
华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2-2645-7

I. ①荒… II. ①梭… ②杜… III. ①日记-作品集
-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0218号

荒野孤舟

著 者: [美]梭罗 著 杜伟华 译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高 迟 梁永春

策 划: 沙迎风

封面设计: 韩 捷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3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gaochi@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645-7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序

“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日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做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会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

——梭罗

梭罗是一个寂寞、恬静、智慧的人，常愿与山林湖泊为伴。他全名亨利·大卫·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1862年5月6日病逝于故乡，年仅44岁。他是19世纪美国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著有散文集《瓦尔登湖》、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的不服从》），以及其他游记和几百万字的日记等。梭罗也是一位环保主义者、素食者、隐士，他教过书，造过船，修过篱笆墙，制过铅笔，当过土地测量员，终生单身。他的个人生活过得极其简单，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服务于他那试验般的人生。可以说，他是现代社会的头陀、修士。

1837年，梭罗哈佛大学毕业毕业后回到康科德当教师，并在那里

结识了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颇受其超验主义的影响。1845年，梭罗来到离康科德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尝试过一种简简单单的隐居生活。他向《小妇人》的作者露意莎·梅·奥尔柯特借来一柄斧头，孤身一人在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建造了一座小木屋。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并将这两年多的生活记录在1854年出版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一书中。《瓦尔登湖》中描述的对于自然的观察，建立在社会批评和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对于梭罗来说，自然观察不是目的，而是进行哲学思考、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

除了瓦尔登湖，梭罗对缅因的森林也因缘深厚。他曾于1846年、1853年和1857年三游缅因森林，并根据第一次的旅行创作了《缅因森林》（1848年出版）。本书《荒野孤舟》取自他第三次游缅因森林的日记，是梭罗死后从其日记中整理出版的。那次旅行从1857年7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日，同行者有其好友爱德华·霍尔和印第安向导乔·玻里斯。梭罗在日记中记录了缅因州广袤的森林、壮阔的湖泊和旖旎的河畔风光，其间夹杂着他对人生、哲理以及人类文明对自然影响（砍伐森林以及修建堤坝等）的感悟。他还叙述了同伴走失、印第安人生病和猎鹿等旅途轶事。梭罗的语言简洁明快，清新自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的真挚情怀。

梭罗曾在日记中说道，“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我就在向往着把我的生命财富献给人们，给他们真正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我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

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唯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蕴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完美之时。”虽然梭罗毕业名校后没有去追逐名利、建功立业，但他却留给我们一串串最宝贵、最光洁的珍珠，而《荒野孤舟》就是其中的一颗。

梭罗在康科德教书之时，常常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我们无缘成为这种先生的弟子，而且缅因的森林远隔千山万水，且时过境迁，所以我们不妨缓缓展开这本书，和梭罗一道来一次精神之旅吧！读着梭罗乘着印第安独木舟顺流之下，您说不定会想到《与朱元思书》，“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也是梭罗所希望的。

杜伟华

2012年5月

简介

梭罗于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他进行荒野独舟旅行时38岁。旅行的记录即《缅因森林》一书的后半部分，那本书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美的森林田园诗。书中最具魅力之处在于，他将饱含沉思、诗情的想象，与细致的旅程体验融为了一体。

那片地域的原始状态是促使梭罗旅行的最大吸引力。那里有几乎还是处女地的广袤林地，只能见到一些伐木工人和拓荒农民、印第安人以及野生动物的身影。欣赏那里的风光，并将自己的愉快传递给其他人，对于这一点来说，梭罗可能是最佳的人选。虽然他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温文尔雅之人，还且还是如爱默生之流不寻常人物的挚友，他却在许多品位方面保持着野性，受不了世俗平凡城镇生活的束缚和矫揉造作。

他尤其喜欢与跟大自然有亲密接触之人为伍，本书中洋溢着他对印第安人向导的浓厚兴趣，对他的性格和不经意言语的留恋之情。那个印第安人保留着很多原始的本能和方法，而他的部落在许多方面已受到了文明的洗礼。他的家位于一个印第安人村落，在欧德镇佩诺布斯科特河的一个岛上，距离班戈以北有几英里。

梭罗是伟大的歌颂自然的作家，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魅力与日俱增。他是一个细心而精准的观察者，身处田野和林间时比在村镇更为得心应手，而且他能用新颖的笔调将自己的印象娓娓道来。他

的想象力敏锐而灵活，而且与其渊博的常识相得益彰。其叙述真真切切，摒弃了偏见和浪漫的夸张。

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并不是猎人。他对野生动物的好奇绝不是为了射杀它们，在他看来，为了纯粹的取乐而猎杀无异于屠杀。他的文字亲切而富含同情心，读来令人饶有兴趣，识其人、读其书，愉悦性情，有益身心。他不但激发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热爱，而且使人对简单的生活方式心生向往，唯有那样的生活才算诚挚、率真。

本书略去了大多数读者都少有兴趣的各种琐事和闲话，除此之外，梭罗的文字通篇保持原样。相信这种省略无伤大雅，而您一定会从这种叙事方式中获得生动而具有启发性的愉快阅读体验。

克利夫顿·约翰逊
马萨诸塞州，阿德利

目 录

译 序

1

简 介

1

I

1

II

7

III

19

IV

27

V

35

VI

45

VII

55

VIII

67

IX

75

X

81

I

1857年，7月20~23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1857年7月20日，在一名同伴的陪同下，我开始了第三次深入缅因森林的旅行，21日中午到达班戈。第二天早晨，我的一位亲戚驱车带我到欧德镇（Oldtown），帮我为这次考察物色一名印第安向导，他对佩诺布斯科特族印第安人很熟悉。我们乘小船来到印第安岛（Indian Island）。船夫的儿子有那里的钥匙，但身为铁匠的父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用冷镬在石头上砸断了铁链。他告诉我，印第安人差不多都去沿海地带和马萨诸塞了，因为欧德镇（Oldtown）爆发了天花，这令他们很恐惧。但老酋长尼普顿还在那里。

我们在岛上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名叫约瑟夫·玻里斯（Joseph Polis）的印第安人，我的亲戚熟稔地称他为乔。他当时正在院子里鞣鹿皮。他双手握着一根木棒，反复刮擦着摊在倾斜原木上的鹿皮。他身材壮实，个头中等偏上，宽脸盘，正是人们所说的典型印第安人。他的房子有两层，涂成了白色，还装有百叶窗，是岛上最漂亮的，丝毫不比新英格兰乡村街道旁的一般住宅逊色。房子周围有菜园和果树，玉米零星地长在豆田里。我们问他知不知

道什么印第安好手，可以陪我们深入森林；我们打算取道鹿道湖（Moosehead）到达阿拉加什湖（Allegash Lakes），然后由佩诺布斯科特河（Penobscot）的东部支流返回。

他带着印第安人对白人的一贯冷漠答道，“俺就行；俺想打几头驼鹿”；说完接着鞣皮子。

船夫曾告诉我们，印第安好手都走了，就剩玻里斯了，他是贵族，肯定是我们的最佳人选，就怕他要高价。玻里斯起先要一天两美元，后来同意一天一块半，外加50美分——一个星期独木舟的使用费。他将在当晚坐七点那趟火车并带独木舟来班戈——希望他不会食言。我们暗自庆幸能找到这个人，他的稳重守信可是出了名的。

下午我与一直留在班戈的同伴着手做远行的准备，采购物品，如硬饼干¹、猪肉、咖啡、糖等，还有一些橡皮衣。

晚上那个印第安人乘火车赶到，接了他后我带路走了四分之三英里到朋友家；他跟在后面，头上顶着独木舟。我不知道确切的路线，但土地的位置能为我指引方向，就像在波士顿那样。我试着和他搭话，但独木舟压得他气喘吁吁——因为没有搬运工具，而且也别忘了，他是印第安人——我最好还是常常拍拍独木舟的底，帮忙就免了罢。我不时地回头看他几眼，作为回应，他只是含糊不清地在独木舟下咕噜一两次，好让我知道他还在。

第二天清晨，马车来接我们。我和同伴一人拿一个装得满满的背包，此外还有两个装着食物和器具的大橡皮包。至于印第安人，除了斧子和枪之外，他的全部行李就是一条拎在手中的毯子。当然，他还备有此行所需的烟草和新烟斗。独木舟牢牢地斜捆在车顶，船沿的下面还掖了几块破毯子，以免碰坏它。车夫显然对运独

1. 一种很硬的饼干，通常烤制得很大，多为水手和士兵食用。

木舟很在行，处理起来就像对付薄板箱一样自如。

在班戈之家（Bangor House）上来四个去打猎的人，其中一个管做饭的。他们带了一条狗，中等大小的花狗，跟着马车一起跑，狗的主人时不时地探头看看，打几下口哨。但走了大约三英里，那条狗突然不见了，于是两个人回头去找狗，而全车的乘客就等他们。最后一个人回来了，另一个接着找。那四个人说找不着狗就不走了，热心肠的车夫愿意再等上一阵子，他显然不愿意失去那四个乘客，不等的话他们就宁愿坐专车或第二天选择其他马车。就这样我们上路了，那天原本要赶出60多英里的路，天还下起了暴风雨。我们对狗及其本能展开了讨论，直到那个话题令人乏味而止；而班戈郊外的景色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过了整整半个小时，那个人回来了，手里牵着狗。它正要跑进班戈之家时才让他赶上。狗回来后被拴在了车篷上，因为又冷又湿，途中它有几次跳了下来，脖子吊着来回晃动。那条狗的用途是拦截熊，在新罕布什尔的某个地方它还真拦过一只，我能证明它曾在缅因截过马车。那四个人可能没付狗的车钱，也没付耽误工夫的钱，而我们三个人却交了两美元——四人份儿——车顶很轻的独木舟也交了一份。

马车一路上都很拥挤。你若往车内看，定会以为我们是一帮要受夹刑的匪徒，因为前排座椅有四五枝枪，后面还有一两枝，每个人怀里都抱着宝一样的枪。那队猎人看来跟我们的路线一样，不过走得更远。他们的领头人相貌英俊，30岁左右，身材高挑，看起来不是很强壮，谈吐优雅，仪表完美。他面孔睿智，肤色白皙，仿佛从不晒太阳；他举止安静，使人错以为是不谙世事的神学院学生。我惊讶地发现，他可能就是缅因州的猎人领袖，在沿途很有名的。后来我听说，他能忍受烈日曝晒和疲劳而行动自若；他不但会用

枪，而且本身就是制枪匠，能造枪。春天，他在这条路上曾救过一个车夫和两名乘客，否则他们就在皮斯卡塔奎斯河（Piscataquis）的回水中溺水身亡了；他不顾危险，从冰冷的河水中把人救上岸，又做了一个木筏子供他们乘坐——拉车的马匹淹死了，而乘客中唯一会游泳的人却退缩到最近的住家取暖。他认识我们的印第安人，说我们找的人很出色，是优秀的猎人；又说他值6000美元。那个印第安人也认识他，说他是“伟大的猎人”。

印第安人坐在前排，表情麻木，好像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不管在车厢里还是在客栈，他说话时所特有的含糊再一次吸引了我。在这些场合他几乎都不说话。他像野兽一样，只有被打扰时才不情愿地发出些无足轻重的声响。这时，他的回答就如同抽烟发出的声音一般模糊不清，意思就是与他无关；若是把这种回话当真，你会一无所获。这与惯常的客套话和白人的机敏言辞大相径庭，却也有其好处。一般人不会从他嘴里套出什么，因此都说他冷若冰霜。一位缅因州乘客跟他说话时颇为愚蠢、无礼，仿佛他就是个孩子，这令我很吃惊，而他只是眼中闪过一丝不快。一个微醉的加拿大人在客栈无精打采地问他抽不抽烟，他的回答是听不太清楚的一个字：“抽”。

“能不能把你的烟斗借我一会儿？”另一个人问。

他盯着那人的头，表情木然，答道：“俺没烟斗”；但我早晨曾看见他把一只新烟斗和烟草装进了口袋。

我们的小独木舟结实而漂亮，引来沿途客栈那些自以为是的闲客们的品头论足。在路边，我注意到马车驶过一株长得极美的紫穗红门兰，我真想停车，去把它摘下来，但这不是什么要紧事，比不了丢狗，车夫会认为浪费时间。

我们晚上约八点半到达湖畔，雨还在下着，在这清新、凉爽的雨夜，雨蛙和蟾蜍在湖边鸣叫个不停。这里的气候好像退回到了两

三个月前，要不就是我到了四季常春的所在。

我们原打算立刻去湖上，涉水走两三英里后到某个岛上宿营，但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决定当晚到客栈投宿。

II

星期五，7月24日

第二天凌晨约四点，虽然天空仍阴云密布，我们还是在店主的陪同下来到湖边。在曦光中，我们在鹿道湖（Moosehead Lake）的一块岩石上登上了独木舟。那艘独木舟很小，只容得下三个人，长十八又四分之一英尺，中部宽两英尺六点五英寸，深一英尺。我看它的重量不会超过80磅。这艘独木舟是印第安人近来自己做的，虽然小但很新、很坚固，它是用厚树皮和肋材制成的。我们的行李重约166磅，主要行李按惯例放到了船体中部的最宽处，我们挤进了前后的空当中，脚都伸不开，还有些零散物品塞到了船两头。这样独木舟就装得满满当当的了，活像集市上的篮子。印第安人坐在船尾的横木上，我们都坐在船底板上，后背垫了一块托板以免碰着横木；我们两个人一般会有一个与印第安人一起划桨。

我们在早晨的静谧中沿湖东部划着水，很快看到了几只秋沙鸭，印第安人管它们叫Shecorway¹，岩岸上还有些斑鹑。我们还看到、听到了潜鸟。短桨有节奏的划水声听起来很带劲，仿佛它们就

1. 阿布纳基语中的秋沙鸭，译者注。

是我们的鳍，我们终于开始泛舟了。

划过湖边两三英里内的几个岩石小岛之后，我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下路线，大家同意朝西岸走，因为顺风；否则要是起风了，就不可能到达基内奥山（Mount Kineo），该山位于湖的最窄处——东部的中间，要是我们向西的话也许能再次经过它。风是横渡湖面的主要障碍，尤其是这么小的独木舟。印第安人有几次说，他不喜欢乘“小独木舟”横渡湖面，但不管怎样，“就像我们说的，这对他没多大区别。”

鹿道湖（Moosehead Lake）最宽处有12英里，直线长30英里，但实际感觉要更长。我们沿着湖岸一直划着，不时能听到绿胁绿霸鹟，以及东绿霸鹟和翠鸟的鸣叫。印第安人提醒我们，不吃饭他可干不了活儿，于是我们在鹿岛（Deer Island）的西南主岸停下来吃早饭。我们拿出了食品袋，印第安人用树桩上的白松树皮引燃了一段粗大、泛白的原木来生火，他说要是用做独木舟的桦树皮点铁杉就更好了。我们的餐桌是一大块新扒下来的桦树皮，里面朝上，早餐有硬面包、煎猪肉和很甜的浓咖啡，咖啡里面还没忘加牛奶。

我们吃早餐的工夫，一窝儿未长大的黑河乌¹，有12只，在三四杆²远的距离内游水，一点儿也不怕人；我们逗留的时候它们一直在附近游荡，随后它们聚成了一团，然后排成一线，机警地离开了。

从这里向北望去，看起来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湖湾。我们不知道是应该偏离路线，与我们看到的点保持距离，还是应该找到此处与陆地之间的通道。天雾蒙蒙的，我们已划入过一个稍小一些的类似湖湾，并从湾底穿了出去，原本我们不得不绕过湖中岛和湖

1. 有几种水禽都叫河乌（dipper），都善于潜水。

2. 长度名称：约5.029米。译者注。